

未来的大人们

罗 辰 生

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未来的大人们

罗辰生 著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未 来 的 大 人 们
Weilaide Darenmen

罗 展 生 著

辽 宁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6 $\frac{1}{2}$ ·字数130,000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400

统一书号: 10289·37 定价: 0.52元

儿童文学的希望

——评罗辰生的儿童小说创作

陈 模

从一九七八年庐山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以来，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，就呈现了欣欣向荣的趋势，涌现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，北京市小学教师出身的罗辰生同志，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。

辰生同志是河北省阜城县人，一九五七年随父母来北京。一九六三年高中毕业后，当了十四年的小学教师。他和儿童文学结下不解之缘，固属事出有因，又是很偶然的。他爱孩子，也爱活动，为了活跃学生的文娱生活，他和别人合作写了小演唱节目《拔河》。这自然谈不到什么艺术质量，算是他在写作上的一个尝试吧。

在“十年动乱”中，他痛心疾首地看到，全部好书被封存、销毁。连读《三家巷》的孩子也挨批，孩子们什么读物也看不到，只好去看有毒素的“手抄本”。怎么办？他在一些同志的鼓励下，编写了许多故事，给孩子们去讲。其中一则故事《小乐队》，居然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题名为《小老师》的小册子中去。严格说来这不是小说，可他写的东西

果真用铅字印了出来，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鼓励。从此，他学习着、琢磨着写起东西来。当时，报刊上发表作品并无稿酬，他写作不是为得稿费，他只觉得应该写、喜欢写。可是，写了八年，一共写了几十篇东西，都被报刊一一退了回来。“自己不是这个材料”，一事无成啊！他真的不想再写下去了。

然而，事物总是这样：有失必有得。他花费了大量的劳动，并没有完全付诸东流。在写作投稿的过程中，他结识了一些编辑和儿童文学作者，如钱世明、王路遥、赵惠中、刘厚明等同志，他们常给他讲解点什么，介绍一些书籍让他去看。有一次，他拿着自己写的一篇作品，请刘厚明同志指点，刘看了之后说：“我认为，在找我的人中，你是最有前途的一个，你已经摸着道儿了；当然，还有不少问题。”这给刚刚起步的小罗以极大的鼓励，在他的眼前出现了新的希望。

一九七七年十月，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在三七线上》，在《北京少年》上发表了。这篇处女作，已具有小说的模样，有一定的可读性。这个起点是不低的。辰生同志由此受到激励：“事非经过不知难；”从难到易毕竟有一条路。蒲松龄说过：“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。”只要坚持练笔，总能有所长进的。于是，他正二八经地写起小说来了。一九七七年十一月，他被调到《北京少年》杂志当编辑，既学着编些文艺稿件，也汲取着文学写作技巧与知识的营养。

一九七八年，我在中国少儿出版社工作时，我和《儿童文学》的同志，发现了罗辰生的投稿《吃拖拉机的故事》，

这篇不长的小说，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很好，具有鲜明的儿童文学特点，虽然人物写得稍弱一些。九月号《儿童文学》将它发表了。这是辰生同志在儿童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飞跃。从这时起，他在创作上的“井喷”时期开始了。

我很快地结识了辰生同志。他是个高个子，长得粗壮，有着黧黑的脸盘，穿着朴素，就和农村的憨小伙子差不多。他质朴而热情，聪颖不外露，腼腆时象一个小姑娘，工作创作和学习时，象一头不知疲倦的牛。他的这些优良的素质，都在忠诚地帮助着他，在儿童文学的新地上起飞。

一九七八年末，中国少儿出版社开办了儿童文学讲习班，辰生同志满怀喜悦地参加了。在这儿，他第一次会见了文学巨匠茅盾同志；他也是第一次听到了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、陈荒煤等同志的讲课，听到了谢冰心、严文井、陈登科、胡奇、柯岩、徐光耀、王愿坚等近二十位著名作家、儿童文学作家，讲解儿童文学及自己的创作经验，这使他开阔了眼界，提高了理论认识。在这一个月中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，不断地向各地来的作者取经，共同探索着创作的规律。之后，他又阅读了不少文学书籍。这一切，对辰生同志来说，可谓如虎添翼，能在儿童文学的道路上阔步向前了。

一九七九年四月，辰生同志被调到中少社的《中学生》杂志当编辑。一九七九年冬，他写了短篇小说《白脖儿》（一九八〇年一月《儿童文学》发表），不仅注意到儿童情趣，更注重刻画人物。一九八〇年春，他写了中篇儿童小说《花儿向她开》（《朝花》第三期发表），塑造了极为感人的吴老师的形象，也写了关于对待调皮儿童的教育思想的争

论，说明他在儿童小说创作上已日趋成熟了。

一九八〇年秋，辰生同志加入了中国作协。一九八一年十一月，他被调到北京市文联的《东方少年》（少儿文学月刊），当小说组组长。一年半来，他写了中篇儿童小说《没有歌声的春天》（载《东方少年》），《画彩虹的孩子》、《足球队在行动》、《我的第一次旅行》（均载《巨人》），《一个非队员的故事》（载《未来》），《奇怪的日历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，即出版）。在这些作品中，辰生同志进一步发掘人物的思想情感，也在写作技巧上，下了不少工夫，他已在儿童小说创作上，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了。

近六年来，他一面当编辑，经常跑到中、小学校去了解情况、组织稿件；一面利用业余时间，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，以一支勤奋的笔，一共写了四十多个短篇小说，出版了三个集子：《“大将”和美妞》（中国少儿出版社）、《我的老师》（北京出版社）和本书。还写了七部中篇小说（其中《奇怪的日历》已出单行本），两个电影剧本：《白脖子》和《送松鼠的孩子》（与王路遥合作）。其中，《吃拖拉机的故事》获第二次全国少儿文艺创作评奖二等奖），《一张电影票》获《儿童时代》一等奖，《我的老师》获国家出版局少儿读物一等奖，《没有歌声的春天》获《东方少年》文学奖一等奖。上述作品已达七十多万字，他已成为写儿童小说的多面手了。

罗辰生同志的儿童小说创作，有些什么特点呢？

第一、从生活出发

和成人文学一样，儿童文学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。作者没有对生活深刻的感受，就很难引起自己强烈的感情。作品的艺术的感染力，归根到底来源于生活的真实。作家占有的生活越多，赢得创作自由也就越多。

辰生同志在农村住过十四年，对北方农村生活以至乡土风俗，是很熟悉的；他在城里又呆了二十五年，当过十二年的班主任和辅导员，对学校生活是很熟悉的，他有时闭着眼睛，可以说出一百多个关于孩子的故事。没有这两段深厚的生活基础，他是绝对写不出那许多儿童小说来的。辰生同志的作品，都是来自生活，真实地反映了儿童生活，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。你看他写的《小河两岸》、《漆黑的夜》，写得那么自然、贴切、风趣，读了使人觉得象身临其境一样。再看看，他的代表作之一《白脖子》是怎样开头的：

五（2）班的张小明有个“漂亮”的外号——白脖子，这外号还是他奶奶给起的呢！

有一次，不知道怎么把他奶奶气急了，他奶奶要打他。他在前边跑，他奶奶在后边追，一边追一边生气的嚷：“也不嫌害臊，都五年级了，还是个白脖子！”

这话被同班的同学听见了，“白脖子”的外号就传开了。

他怎么戴不上红领巾呢？用中队长方娟娟的话说：
就是经不起考验……

这个开头既奇特、又平凡，写得这样有趣抓人，是由于五彩斑斓的生活，在强烈地吸引着你，不能不使你一口气读下去。

生活是无比丰富的矿藏，必须通过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提炼。生活在变化，时代在前进，只有你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才能写出独到的见解，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。辰生同志从不满足于熟悉生活，他还善于思考生活中的问题，从而捕捉、摄取许多急需反映的题材，创造出新颖、真实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。

当社会上大吃大喝、多得多占的不正之风，在一部分干部中蔓延的时候，一九七八年，他创作了《吃拖拉机的故事》，写了一群少先队员，为保卫“红领巾养鱼塘”，抵制会计、生产队长任意拿集体的鱼，去请客送礼的动人故事。当学校中不少人竭力限制孩子们的入队要求、团中央尚未决定实行“全童入队”的时候，一九七九年，他写了《白脖儿》，替千千万万仅仅因为有点小缺点，而屡屡“经不起考验”——念完小学也不能入队的孩子们说了话。当他发现学校中追求升学率，父母轻率离婚，家长不善于教育孩子，粗暴地对待孩子，给孩子们生活上、精神上带来巨大的不幸和创伤的时候，一九八一年，他写出了《风波》、《他是好爸爸吗？》、《没有歌声的春天》等小说，在孩子、家长、教师中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作品有一种引人启迪、发人深

省的力量。

真实是儿童文学的生命。我们决不能以假乱真。但追求文学的真实，又是很不容易的。有的作者就不愿意正视生活中的矛盾，也不敢去写这些矛盾。这样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时代感，和作者对社会的责任感。我们社会的主流是好的，更多的是美好的东西。但我们生活中也有阴影、有漩涡，新与旧，美与丑，善与恶，往往是同时并存的，并且在相互尖锐地斗争着，你不去写它们，又怎样使作品真实呢？不消说，我们对孩子们要以正面教育为主；但让他们知道一些消极、腐朽的东西，可以提高他们识别是非的能力，将来立志去改革它。

第二、以 情 感 人

文学不是教科书，它不能干巴巴地讲道理。作品的艺术魅力，离不开真挚、丰富以至深沉的感情，对年幼的孩子们尤其是如此。在真、善、美的艺术里，思想与感情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。

文如其人。从小在苦难中成长的辰生同志，对孩子、对人民，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我们从他的作品中，常常可以读到许多感情色彩很浓的小说。他写了不少师生之爱（如《花儿朝她开》、《我的第一个女教师》等），母女、亲属之爱（如《小表姐》、《三婶》等），以及同学之间、城乡儿童之间的友谊（如《一张电影票》、《“大将”和美妞》、《不要播下悔恨的种子》、《同学之间》、《小河两岸》等），在

这些作品中，他告诉孩子们，党和政府，老师和家长，怎样关怀、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，孩子们应该怎样去爱党、爱祖国、爱集体、爱老师、爱父母，对同学要尊重、谦逊、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不少篇写得是很感人的。

在中篇小说《我的老师》中，有个经常打人、骂人、小偷小摸、“谁也管不了”的淘气包儿崔铁柱。刘老师管不了他，同学们气他恨他，热爱学生富有经验的吴老师，不是动辄克他、整他，而是了解他变“坏”的原因，亲近他、爱护他，尊重他，信任他，发扬他的优点，纠正他的差错，崔铁柱几经反复，终于渐渐学好了，小说写道：

……崔铁柱看了一眼吴老师，那眼光象妈妈的眼光一样。他心慌意乱起来，他想，吴老师真的喜欢自己？

“老师！……”崔铁柱支支吾吾地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吴老师抬起头来。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我？”

“你！你想想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？我不是好孩子呀！”崔铁柱低下头。一个孩子，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坏孩子，这对老师是多么大的刺激呀！吴老师说：“我来帮助你。你长大了，会是个好工人，好农民，也可能是个好教授，好科学家！”

“教授！科学家！”崔铁柱一个劲儿地摇头，“不，不！我连想都没想过。”

老师这么爱孩子，师生间这感情交流，难怪许多孩子看

了这本书，感动得流下了热泪。

还有《“大将”和美妞》中婷婷对双成的友爱，《小河两岸》中描写城乡孩子之间的交往和情谊，写得都很动人。

第三、鲜明的人物形象

文学是人学，儿童文学也不例外。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儿童形象，是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的课题。辰生同志在这一方面，是作了不少努力的。

我们看到，他的小说是以那些富于理想、有进取心、勇敢、爱憎分明的少年儿童为主要人物形象。小读者读了感到亲切，关心他们的命运，《蓝天的魅力》中的沈小莲，一心想上蓝天，当一名跳伞员，她聪明机智，又有毅力，克服了重重阻力和困难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小莲的形象是很可爱的。《没有歌声的春天》中的梁丽丽，父母离婚的波折，使她精神上遭受到莫大的痛苦，《他是个好爸爸吗？》中的小主人公“我”，都是令人同情、使人深思的。

辰生同志小说中的儿童形象，看了使人觉得真实可信。他没有脱离实际地去拔高，塑造那种使人望而生畏的神童，也没有故意去贬低他们，把他们写成无所作为的娇气娃娃。他所描绘的小主人公中，不少是有缺点、有错误的孩子，但也都写得可爱。《我的老师》中的崔铁柱尽管沾染了不少恶习，但他还有自尊心，正义感，本质还是好的，一旦开了窍，变得很有出息。《我和孟大虎》中的大虎，写到“十年

动乱对他的精神污染。他撒谎、占小便宜，捅漏子，由于写得细致动人，看了之后，人们也就相信，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，他会逐渐转变过来的。

辰生同志不愧为编故事的能手。我们看到，他的每篇小说中，几乎都有一个较完整的故事，而这个故事，是用精心选择的几个以至众多的细节，来体现人物的个性、心理，完成人物塑造的。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。《我和他一样》，写的是都镇小学中，解放军干部子弟和农民孩子之间的矛盾，通过唐大龙、柳二虎的出身的描写、两方打架、战胜洪灾等细节，把唐大龙、柳二虎两个孩子的性格，写得活灵活现。《奇怪的来信》中，通过老师布置同学互相写信、复信的几个细节，绘声绘色地写出了气量狭小，没有朋友的刘小莲，和心胸开朗、与人为善的兰英。

辰生同志小说中，儿童心理描写是不少的，《一张电影票》中的我和小姐姐，《我的老师》中的崔铁柱，《白脖子》中的张小明，《没有歌声的春天》中的梁丽丽，都有不少精采的心理刻画，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引证了。

第四、语言朴实、口语化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它是靠语言来表达事物，感染别人的。由于辰生同志熟悉儿童生活，他在运用儿童语言、地方语言上，也有自己的特色，就是朴实、简洁，比较口语化，能够琅琅上口，孩子们听得清、看得懂。请看《漆黑的夜》对景致的描述：

屋外，一片漆黑。墨蓝色的苍穹上，星星格外多，格外亮。大个的星星，闪着光。那一片片星云，从西南的天际“流”向东北的夜空，那是银河。

他的文学语言，富有个性，往往使你觉得，哪个孩子就讲他自己的话。《我的老师》中第二节，说到班里新来了吴老师，同学们纷纷告状，有这样几段对话：

猛地，大林举起手，没等老师同意就站起来：“吴老师，刘老师让我向你汇报，昨天，崔铁柱打老师来着！”

“没打！”崔铁柱侧过身子，冲大林喊着。

“就打了！就打了！”同学们冲着崔铁柱喊，但很快又安静了，看着吴老师。

“就是没打！”崔铁柱仍一个劲地喊着。

孔素菊也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昨天他还打同学呢！”孔素菊的话音刚落，崔铁柱就冲她喊起来：“打啦！怎么着？他干嘛贱招？”

“谁贱招啦！人家根本没有搭理你！”

“他干嘛点着我的名字说？”崔铁柱硬着脖子说。

“你起的名不是让人叫的吗？”

崔铁柱一个人，就象脖子上乍开毛的斗架小公鸡，声音格外高，手一叉腰“打啦！怎么着？就打了！”还有一点不在乎地看了吴老师一眼。

象这样的对话，有个性的语言，在辰生同志的小说

里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，可见他的语言是有表现力的。作者只有深入儿童生活之后，才能这样运用自如的。

总之，辰生同志创作路子是正确的，他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称赞的。

从严要求来说，他的小说创作上，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。由于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文艺理论的学习差一些，显得他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与把握，还缺乏一定的深度。他有较厚的生活基础，主要是写了学校生活，有些作品的题材、人物，有些雷同化、一般化，有的小说，缺乏严格选材和提炼的功夫。如果他能逐步扩大自己的生活领域和知识范围，更多地学习国内外前辈儿童文学作家精湛的艺术技巧，他就可能写出主题更加广泛、结构更为精巧，形式更加多样化的作品来。我们这样期待着。我相信，他也会一步步朝着这个目标去做的。

为了发展革命文艺事业，鲁迅先生早在三十年代，就殷切地指望着造就大群的新的战士。一九七八年末，当茅盾同志看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我国中、青年儿童文学作者崛起的形势，认为他们是儿童文学的希望所在，“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”。

目前，我国儿童文学正处于积极发展的阶段。它的一个薄弱的环节，就是儿童文学作者队伍不算强大。据说，全国在经常为孩子们写东西的中青年作者，也不过五、六百人已，这对我们这个十亿人口、三亿小读者的国家来说，实在太少了，太少了。我衷心地希望，在我国中、小学教师中，

科技与文化队伍及各行各业中，能涌现出更多的儿童文学作者，罗辰生同志起步与成长的经验，对他们是可以借鉴的。

孩子们正处在长身体、长知识、认识世界的阶段，儿童文学是为孩子们的文学，是未来或明天的文学，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也关系到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千秋大计，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，都会十分重视儿童文学事业，竭尽心力来扶持它繁荣滋长的。

一九八三年五月于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作者罗辰生同志是近年来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作家。

本集选编了他近二三年来的儿童短篇小说十八篇。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反映学校生活的。作者以真挚的感情，塑造了有血有肉的、不同性格的城市和农村少年儿童的艺术形象；从不同的侧面，反映出当代少年儿童崭新的精神面貌。

本书各篇选材新颖，别开生面，立意开掘得深，文字清新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故事生动，饶有趣味，对于陶冶孩子们的情操，培养孩子们的高尚品德，具有一定的感染力量。